



中国当代文学经典
名家推荐 学生必读

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lassic

中国当代中篇小说 经典

李敬泽 = 编选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Chunfe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中国当代文学经典
名家推荐 学生必读

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lassic

中国当代中篇小说

经典

李敬泽 = 编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◎ 李敬泽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/李敬泽编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 1

(名家推荐学生必读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系列)

ISBN 7-5313-2489-X

I. 中… II. 李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6313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北宁市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184mm

印张: 12.5 插页: 2

字数: 280 千字

印数: 1—6 000 册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时祥选

责任校对: 白 光

封面设计: 夏季风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导 言

李敬泽

一 关于“中篇小说”

中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。事实上，从建国后到“文革”前的十七年里，中篇小说只是个别地、偶然地见诸于文学期刊。那时，对小说的分类通常仅为长篇和短篇，路翎的《洼地上的战役》、李准的《李双双小传》、汪曾祺的《羊舍一夕》，以现在的标准衡量当属中篇无疑，但当初发表时都是“短篇小说”，它们是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。

仅仅是在“文革”之后的新时期文学中，中篇小说才从短篇小说中明确地区分出来，由附庸而蔚为大国，它不仅获得充分的体裁合法性，而且在一段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文学中成果丰硕、异彩纷呈的区域。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，我们记住的首先是、主要是一大批中篇小说，这种“中篇浪潮”持续至今。

细审中篇小说兴起的原因，我们会发现这里充满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，事物的演变也许本来如此：并非遵循深思熟虑的规划，一切出于即时的反应。就“中篇小说”来说，它首先是“文



革”十年中被严酷压抑的文学冲动猛烈迸发的结果。小说家急于表达，表达的迫切使他来不及撰构长篇巨制；那么多的感受、思想、故事和人物在躁动、在伸张，短篇小说“短”的、精炼、简约的美学特性无法规范它、无法限制它，短篇越来越长，索性另立门户，成为“中篇”。

另一方面，这也与80年代初期文学市场，特别是文学期刊神话般的、空前绝后的繁荣有关。很难说清大型文学期刊的纷纷出现与中篇小说的兴起孰为因、孰为果，反正这两者之间相助相长，共同引领了80年代的文学热潮。

谈论这些，是为了说明“中篇小说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的历史境遇、由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各种具体条件仓促凑合的结果，它反映了一个时代在文化上的忙乱和活力——因为巨大的活力而忙乱。事实上，对于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美学特性，我们一直缺乏充分的反思，“中篇”依然被种种权宜之计所支配：过去我们说三万字以上算中篇，然而到了最近一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评奖中，中篇的字数又降到了两万。

——这种抽刀断水、削足适履的界定方法听上去比较荒谬，但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，恰恰证明我们除了字数这个显而易见的度量之外，说不清中篇小说是什么，它何以是什么。

世上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事甚多，中篇小说就是一例。

二 关于这七部中篇小说

本书选入七部中篇小说。

第一篇是孙犁先生的《铁木前传》。这是建国后至“文革”前的十七年间入选的惟一一部中篇，也是这一时期发表时即已标



出的有限几部“中篇小说”之一。

《铁木前传》并不完美，这部作品有鲜明的时代印记，它发表于1957年，孙犁力求反映农村的合作化运动，人物关系、对人物的阐释都依循了当时通用的社会分析框架，通篇洋溢着纯真的浪漫主义情绪。——这一切也许全部出于作家的真诚，但在今天读来已经不能令人信服，我们会忍不住与小说争辩，我们不同意它对生活的解说。

但《铁木前传》的奇特在于，它能够经受后人的争辩而依然立着，我们在争辩的同时会被它迷住，最终，我们发现，我们提出争辩的依据其实并不在于我们对历史的“后知后觉”，这种依据就在小说之内。也就是说，《铁木前传》本身就蕴涵着使它能够克服历史限制的丰沛力量。

——我们喜欢小满，尽管她在小说里被指认为“后进青年”，但在孙犁笔下，这个女孩子多么生动！“生动”这个词已经被用旧了、用老了，但那原本是一个野性的词，“生”命在“动”，一个生灵在田野上优美敏捷地跳跃，她太有活力了，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不知拿自己怎么办好，一切规条和道理都束缚不了她，包容不下她，她是风是荡漾月光，她的体内包含着忧伤、毁灭的因素，她是美的。

孙犁有着对人性之美不可遏止的热爱，他认真地教育小满，认真地讲道理，但是同时，写到小满他就神采飞扬，笔酣墨饱，他甚至不忍心最终将小满“改造”过来，他放这个精灵远走高飞。

正是这种丰沛的人性内容使《铁木前传》至今新鲜。当重读它时，我能够感到在历史的风云之下那厚重、踏实、丰饶和生动的人民日常生活的大地。

写人、写人性、写人的选择和自由，写旺盛的生命冲动支配



下的人性奇观，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竟然是一条艰险的，必须战战兢兢、暗度陈仓的小径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新一代作家们凭着他们的勇气、才能，当然也凭着天时地利，才终于将这小径拓为光天化日下的通衢大道。

1984年，阿城发表《棋三》。棋王者，棋呆子是也，此人以弈棋为生命之至高意义。这本身就是奇观，而这奇观中还隐伏着一个尖锐主题：一个人如何在他的时代中特立独行，他如何执著地体认和践行自己的意义，去对抗世界强加给他的巨大“意义”。

——这一点即使在80年代也并未得到充分理解，阿城在当时和后来被指认为“寻根派”的代表作家之一，尽管他从未嚷嚷过“寻根”，他只不过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某些精神资源和艺术资源。

《棋王》的语言耐得住时间的磨损，那是从话本、笔记中化用过来的白话文，简劲、响亮、斩钉截铁。这和孙犁月白风清的文字，和莫言的丰盛、妖冶，和刘恒的缭绕、机敏，共同证明了汉语之美，它巨大的表现力，它逼近事物和创造事物的能力。

《棋王》发表后的第二年，莫言发表了《透明的红萝卜》，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震动的文学事件，我至今记得人们议论纷纷，兴奋、困惑以至恼怒，问题最后简化为一句话：这小说是什么意思？

是啊，中国的文学在长进，我们也长进了。在2002年重读这篇小说，我相信很少有人再提这样的问题。什么意思？没意思行吗？或者说除了我们对世界的那套定见之外，我们就不能安静地注视着一个黑瘦的、精灵般的孩子把他的孤独、他的伤痛化为绚丽的梦境，化为大地上的一个奇迹？

虚假的、远离事物的“意义”伤害着我们的生活、遮蔽着我们的心，新时期小说的重要方向就是穿越这层屏障，像莫言那样，感



受世界的灿烂、混沌，或者像刘震云那样，看清生活的本来质地。

《一地鸡毛》之所以是“一地鸡毛”，因为那是轻的，是纷纷扬扬、琐碎细微。在正常的、普遍的、日复一日的人类生活中，人的行为、人的动机其实是来自对各种人生具体问题、无数偶然际遇的随时应对，这里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“重大意义”，有的只是耐心的生活意志。

托尔斯泰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中探讨过人类生活的一种特殊状态：战争，他认为战争并非“英雄”们一决高下的场所，相反，它是由无穷无尽的“因”作用累积出来的“果”。刘震云承续了这个思路，把它推向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认识。

但人类的基本处境，就是要在“一地鸡毛”之间寻求意义。刘震云对生活的无情“还原”，是要强调这种意义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、去艰难地选择和判断，你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，你必须依靠自己的勇气、自己的内心力量，讲自己的故事。

邓一光的《父亲是个兵》、鬼子的《被雨淋湿的河》所写的就是这样的“现代英雄”。之所以说那个将军和那个民工是“英雄”，是因为他们都以忠直无畏的精神在历史中、在生活中践行自身的激情、梦想和血气，他们是自由的，他们也为这种自由承担了责任、付出了代价——精神的残损或肉体的死亡。

小说见证和守护人的自由，不管人的处境多么艰难局促。当阅读小说时，我们永远会对人物有一种期待，不知道他将做什么，他将去往何处，这种期待本身就是对人的自由的信念，因为如果人是听凭命运拨弄的、如果人是被各种各样的宏大意义所支配的，那么人实际上就无从选择，就无从梦想，就谈不上真正的行动，就不会有真正的故事，也就不会有小说。

所以，在最后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极端的限制中争取自由的



悲怆故事：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。

三 还是关于“中篇小说”

至此，我想试着谈谈中篇小说是什么。

它不是短篇，但它接近于长篇。

如上所述，中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权宜之计。但它之所以从短篇小说中分离出来，有其合理的、势所必然的原因，那就是，它所呈现的世界图景、它对人类生活的表现尺度已经远非短篇所能容纳。

可以说，中篇就是我们时代的长篇，它像古典的、传统的长篇小说一样，担负着包容丰富的经验，完整地表现人的命运，深究意义疑难的功能。它的眼光是宽的、长的，无论它的字数是多还是少，一部中篇内在的艺术视域与长篇小说其实并无二致。

那么，为什么它们仍是中篇而没有成为长篇？除了生产和消费的权宜之计，除了文化气氛的浮躁和不耐心之外，也许更根本的原因是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当一切都在急剧变化，当我们身处其间的意义空间动荡不定的时候，作家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面临着特殊困难：我们看不到那么远，也难以看得那么多，我们实际上很难在一个较大的规模上、在无穷无尽的变数中充分地把握世界。

退而求其次，我们只能从长篇向下精简。所谓“精简”，意味着观点的收缩，收缩到我们能够看清，能够驾驭、能够自圆其说的程度。

于是，不仅中篇继续兴盛着，长篇也有缩短的趋势，以至于有了“小长篇”。



目 录

李敬泽	导言/1
孙犁	铁木前传/1
阿城	棋王/60
莫言	透明的红萝卜/100
刘震云	一地鸡毛/152
邓一光	父亲是个兵/202
鬼子	被雨淋湿的河/254
刘恒	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/301
李敬泽	后记/388
李敬泽	当代长篇小说推荐存目及说明/389

孙犁(1913—2002),河北安平县人,1937年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斗争。1944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期间,发表《荷花淀》等作品。建国后,在《天津日报》文艺部工作,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,形成了风格清新、委婉的“荷花淀派”。《铁木前传》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1956年第12期。主要作品还有:小说、散文合集《白洋淀纪事》,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等。

铁木前传

一

在人们的童年里,什么事物,留下的印象最深刻?如果是在农村里长大的,那时候,农村里的物质生活是穷苦的,文化生活是贫乏的,几年的时间,才能看到一次大戏,一年中间,也许听不到一次到村里来卖艺的锣鼓声音。于是,除去村外的田野、坟堆、破窑和柳杆子地,孩子们就没有多少可以留恋的地方了。

在谁家院里丁丁当当的斧凿声音,吸引了他们。他们成群结队跑了进去。那一家正在请一位木匠打造新车,或是安装门户。在院子里放着一条长长的板凳,板凳的一头,突出一截木楔。木匠把要刨平的木材,放在上面,然后弯着腰。那像绸条一样的木花,就在他那不断推进的刨子上面飞卷出来,落到板凳下面。孩子们跑了过去,刚捡到手,就被监工的主人吆喝跑了:

“小孩子们,滚出去玩。”

然而那咝咝的声音,多么诱人!木匠的手艺,多么可爱



啊！还有升在墙角的那一堆木柴火，是用来熬鳔胶和烤直木材的，那噼剥噼剥的声音，也实在使人难以割舍。而木匠的工作又多是在冬天开始，这堆好火，就更可爱了。

在这个场合里，是终于不得不难过地走开的。让那可爱的斧凿声音，响到墙外来吧；让那熊熊的火光，永远在眼前闪烁吧。在童年的时候，常常就有这样一个可笑的想法：我们家什么时候也能叫一个木匠来做活呢？当孩子们回到家里，在吃晚饭的时候，把这个愿望向父亲提出来，父亲生气了：

“咱们家叫木匠？咱家几辈子叫不起木匠，假如你这小子有福分，就从你这儿开办吧。要不，我把你送到黎老东那里学徒，你就可以整天和斧子凿子打交道了。”

黎老东是这个村庄里的惟一的木匠，他高个子，黄胡须，脸上有些麻子。看来，很少有给黎老东当徒弟的可能。因为孩子们知道，黎老东并不招收徒弟。他自己就有六个儿子，六个儿子都不是木匠。他们和别的孩子一样，也是整天背着柴筐下地捡豆渣。

但是，希望是永远存在的，欢乐的机会，也总是很多的。如果是在春末和夏初的日子，村里的街上，就又会有丁丁当当的声音，和一炉熊熊的火了。这丁丁当当的声音，听来更是雄壮，那一炉火看来更是旺盛，真是多远也听得见，多远也看得见啊！这是傅老刚的铁匠炉，又来到村里了。

他们每年总是要来一次的。像在屋梁上结窠的燕子一样，他们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来。麦收和秋忙就要开始了，镰刀和锄头要加钢，小镐也要加钢，他们还要给农民们打造一些其他的日用家具。他们一来，人们就把那些要修理的东西和自备的破铁碎钢拿来了。

傅老刚被人们叫做“掌作的”，他有五十岁年纪了。他的瘦

干的脸就像他那左手握着的火钳，右手抡着的铁锤，还有那安放在大木墩子上的铁砧的颜色一样。他那短短的连鬓的胡须，就像是铁锈。他上身不穿衣服，腰下系一条油布围裙，这围裙，长年被火星冲击，上面的大大小小的漏洞，就像蜂窠。在他那脚面上，绑着两张破袜片，也是为了防御那在锤打热铁的时候迸射出来的火花。

傅老刚是有徒弟的。他有两个徒弟，大徒弟抡大锤，沾水磨刃，小徒弟拉大风箱和做饭。小徒弟的脸上，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污黑的汗水，然而他高仰着头，一只脚稳重地向前伸站，一下一下地拉送那忽忽响动的大风箱。孩子们围在旁边，对他这种傲岸的劳动的姿态，由衷地表示了深深的仰慕之情。

“喂！”当师父从炉灶里撤出烧炼得通红的铁器，他就轻轻地关照孩子们。孩子们一哄就散开了，随着丁当的锤打声，那四溅的铁花，在他们的身后飞舞着。

如果不是父亲母亲来叫，孩子们是会一直在这里观赏的，他们也不知道，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来。是看到把一只门吊儿打好吗？是看到把一个套环儿接上吗？童年啊！在默默地注视里，你们想念的，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？

铁匠们每年要在这个村庄里工作一个多月。他们是早起晚睡的，早晨，人们还躺在被窝里的时候，就听到街上的大小铁锤的声音了；天黑很久，他们炉灶里的火还在燃烧着。夜晚，他们睡在炉灶的旁边，没有席棚，也没有帐幕。只有连绵阴雨的天气，他们才收拾起小车炉灶，到一个人家去。

他们经常的去处，是木匠黎老东家。黎老东家里很穷，老婆死了，留下六个孩子。前些年，他曾经下个狠心，把大孩子送到天津去学生意，把其余的几个，分别托靠给亲朋，自己背上手艺箱子，下了关东。在那遥远的异乡，他只是开了开眼界，受了很



多苦楚，结果还是空着手儿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他拉扯着几个孩子住在人家的一个闲院里，日子过得越发艰难了。

黎老东是好交朋友的，又出过外，知道出门的难处。他和傅老刚的交情是深厚的，他不称呼傅老刚“掌作的”，也不像一些老年人直接叫他“老刚”，他总称呼“亲家”。

下雨天，铁匠炉就搬到他的院里来。铁匠们在一大间破碾棚里工作着。为了答谢“亲家”的好意，傅老刚每年总是抽时间给黎老东打整打整他那木作工具。该加钢的加钢，该磨刃的磨刃。这种帮助也是有酬答的，黎老东闲暇的日子，也就无代价地替铁匠们换换锤把，修修风箱。

“亲家”是叫得很熟了，但是，谁也不知道这“亲家”的准确的含义。究竟是黎老东的哪一个儿子认傅老刚为干爹了呢，还是两个人定成了儿女亲家？

“亲家，亲家，你们到底是干亲家，还是湿亲家？”人们有时候这样探问着。

“干的吧？”黎老东是个好说好笑的人，“我有六个儿子，亲家，你要哪一个叫你干爹都行。”

“湿的也行哩！”轻易不说笑的傅老刚也笑起来，“我家里是有个妞儿的。”

但是，每当他说到妞儿的时候，他那脸色就像刚刚烧红的铁，在冷水桶里猛丁一沾，立刻就变得阴沉了，他的老婆死了，留下年幼的女儿一人在家。

“明年把孩子带来吧。”晚上，黎老东和傅老刚在碾棚里对坐着抽烟，傅老刚一直不说话，黎老东找了这样一个话题。他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只有这样一把锁匙，才能捅开老朋友的紧紧封闭着的嘴，使他那深藏在内心的痛苦流泄出来。

“那就又多一个人吃饭，”傅老刚低着头说，“女孩子家，又

累手累脚。”

“你看我。”黎老东忍住眼里的泪说，“六个。”

这种谈话很是知心，可是很难继续。因为，虽然谁都有为朋友解决困难的热心，但是谁也知道，实际上真是无能为力。就连互相安慰，都也感到是徒然的了。

这时候，黎老东最小的儿子，名字叫六儿的，来叫父亲睡觉。傅老刚抬起头来，望着他说：

“我看，你这几个孩子，就算六儿长得最精神，心眼儿也最灵。”

“我希望你将来收他做个徒弟哩。”黎老东把六儿拉到怀里说，“我那小侄女儿，也有他这么大？”

“六儿今年几岁了？”傅老刚问。

“九岁。”六儿自己回答。

“我那女儿也是九岁。”傅老刚说，“她比你矮一头哩，她要向你叫哥哥哩。”

二

第二年头麦熟，傅老刚真的从老家把女儿带来了。他在小车的一边，给女儿安置了一个座位。这座位当然很小，小孩子用右手紧把住小车的上装，把脚盘起来，侧着身子坐在垫好的一小块破褥上。他们在路上走了五六天，住了几次小店，吃了很多尘土。然而女孩子是很高兴的，她可以跟父亲，这惟一的亲人，长住在一起，对她说来是最幸福的了。

到了村里，先投奔了黎老东家。黎老东很高兴，招呼左邻右舍的女孩子们来和小客人玩。

“你叫什么名儿呀？”那些女孩子们问她。

“我叫九儿。”小客人回答。



“你姐妹九个？”女孩子们问。

“就我一个哩。”小客人说。

“那你为什么叫九儿？”女孩子们奇怪了，“在我们这里，谁是老几就叫几儿，比如六儿，他就是老六。”

“这是我娘活着的时候，给我起的名儿。”小客人难过地说，“我是九月初九的生日哩。”

“啊。”女孩子们明白了，“那么，你们那里还留小辫儿吗？”

“唔”。小客人有些害羞了，缠在她那独根大辫上的绳儿，红得多么耀眼呀！

和女孩子们玩了几天，和六儿也就熟了。九儿看出，六儿和她很亲近，就像两个人的父亲在一起时表现得那样。傅老刚活儿忙，女孩子跟在身边不方便，他打夜作，给六儿和九儿每人打了一把拾柴的小镐儿，黎老东给他们拾辘上镐柄，白天就打发他们到野外去。六儿背着红荆条大筐，提着小镐儿，扬长走在前头，九儿背一个较小的筐子，紧跟在后面，走到很远很远的野地里去。

六儿不喜欢在村边村沿拾柴，他总是愿意到人们不常到、好像是他一个人发现的新地方去。可是，走出这样远，他并不好好地工作，他总是把时间浪费在路上。他忽然轰起一个窠卵儿鸟，那种鸟儿贴着地皮飞，飞不远又落下，好像引逗人似的，六儿赶了一程又一程。有时候，他又追赶一只半大不小的野兔儿，他总以为这是可以追上的，结果每次都失败了。

“我们赶紧拾柴吧。”九儿劝告地说。

“忙什么？”六儿说，“天黑拾满一筐回去就行。”

“我们不许一个拾两筐吗？”九儿说。

“就是一天拾三筐，也过不成财主！”六儿严肃地驳斥着。

他慢慢地走在草地里，注视着脚下。在一处做个记号，又察

看着。后来，他把柴筐扔在一旁，招呼着九儿：

“你守住这个洞口，不要叫它从这里跑了。”

他回到做记号的那里，弯下腰，用小镐儿飞快地掘起来。

这天，他们高兴地捉住了一只短尾巴的小田鼠，晚上带回家里来，装在一只小木匣里。木匠家总是有很多木匣子的。

第二天，风很大。他两个没有到地里去，在六儿家里玩。父亲出去做活了，六儿拿出小田鼠来，对九儿说：

“它在匣里住了一夜，一定很闷，我们叫它在地下跑跑吧。”

“捉不住了，怎么办？”九儿说。

“不要紧，你把水道守住就行了。”六儿把小田鼠放在地下。起初小田鼠伏在他的脚下，一动也不动。六儿“嘘”它，跺脚轰它，它跑开了，绕着房根儿转，突然钻进了一个洞。

六儿发急了，他命令九儿：

“你看瓮里有水没有？”

瓮里干着。六儿抓起瓢来，跑到咸菜缸那里，掏来一瓢盐水，灌进了鼠洞。看看不顶事，又要去掏。

“大叔回来要骂了，”九儿说，“盐是很贵的。”

六儿用力把瓢扔在地下，瓢摔裂了。

这一回，两个人玩得很不好。六儿失去了小田鼠，心里很难过。九儿心痛那一瓢盐水，她也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她在家里，是一针一线，也不敢糟蹋的。

风越刮越大，他俩躲到破碾棚里去。那座不常有人使用的大石碾，停在中间。碾台上蒙着一层尘土，九儿坐在上面。六儿爬到那架大空扇车里面，蜷起身子像只虾米一样，仰天睡下了。他招呼九儿：

“你也进来吧，盛得下。”

“我不进去。”九儿说。